

我最初先是認識TY的太太，Connie的。因為我和Connie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的舊同事，一起從事護理臨床督導師的工作。我和Connie是很投契的，因為我已過身了的父親也曾接受過肝移植手術。情況跟TY差不多，所以我也特別理解她面對照顧TY的考驗。因此我認識TY是透過他太太Connie的。

我漸漸地對我這位朋友的先生感到非常好奇。事因他太太Connie還來不及去到美國照顧他換肝並需留在深切治療部的期間，TY在美國的大陸學生居然會二十四小時守候在深切治療部門外去照顧他和看守他。我便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對待他的學生，為何他們會如此待他，如同親人一般的照顧他。

後來Connie離職後，搬回美國生活。許多時，當我想與Connie聯絡的時候，我都是透過TY的。因TY常常上網，我很容易找到他。不知不覺地他便成為我網上的好朋友了，經常在網上交流近況。

TY很熱心，亦很關心他身邊的人。雖然他不是我的老師，但他會義不容辭的幫我去修改我的文章，尤其是在我感到無助之際。在我讀音樂治療期間，他曾協助我修改我的論文，給我寶貴的意見。我是非常感激他無私的付出及幫助。當我碩士畢業後，搬到加州洛杉磯地區去工作，他也很積極地介紹我當地的朋友，以作照應。他讓我感受到他的真誠和關心，並非一般朋友可言。我也非常慶幸地，當有次他來到加州洛杉磯期間，我可以陪伴他和Connie一同遊覽當地的名勝。我們有着一個很愉快的回憶。

後來當我搬回香港後，他也一直給我很多的鼓勵，幫助我去尋找創業的路徑。他曾介紹我在大公報的一個編輯朋友，讓記者可以來訪問我，讓香港人可以認識我，希望我在音樂治療這專業上有一番作為，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士。可惜當時沒有聽到他的勸喻，膽怯的退回做護理的職位。他卻仍然不斷的鼓勵及支持我，去做我理想中的工作。

有一次當他回港渡假時，我非常高興，因他答應在我家中作客。期間，我以自己有限的資源去回應他多年來的關心和幫助。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和他詳談是一件美事，因為往往在談話之中，自己會發現到對某些事的一點兒曙光和挑起來的積極心態。有時候他真讓我想起我已過世的父親，我是很珍惜與他相處的時間和機會。我與TY的關係，就好像是老師，朋友及親人的感覺。

此外，我仍舊繼續觀察到，他的朋友和學生也是同樣如此的厚待他，義不容辭的回應他回港的所需。我漸漸的，越來越明白他的朋友或學生為何如此對他了。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他的朋友或學生也感受到他的仁慈，熱誠和不計較。與他打交道真好。他往往會輔助他的朋友在人生路上向前走一步。我非

常欣賞他的堅毅精神和態度，面對病程的嚴峻，他卻毫無退縮，過了一關又一關。甚至到最後，他的病情去到他還在插喉的期間，卻仍然清醒之際。他仍在幫我修改我參加護理會議的 abstract。我是多麼的羞愧，沒讓他好好地休息去康復自己。

最後，我最遺憾的是，我原本計劃2019年七月份去探望他的。不幸地，還未去到那一天，他已離開我們了。我唯一只能做的是到西雅圖去探望他的墓穴，陪伴我的好友Connie，過渡到這個不容易過的時間。我可以認識到TY是我的榮幸，讓我知道這世上真的可以有他這不一般的朋友。